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四六標準卷四

詳校官庶吉士<sub>臣</sub>何道冲

主事<sub>臣</sub>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sub>臣</sub>繆琪

校對官助教<sub>臣</sub>羅萬選

謄錄監生<sub>臣</sub>顧裕涇

欽定四庫全書

四六標準卷四

宋 李劉 撰

舉科目

宋史選舉志凡六門一曰科目二曰學校試  
三曰銓注四曰補陰五曰保任六曰改課

謝劉閣學

光祖舉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宋史劉  
光祖字

德脩蘭州陽安人登進士第累官起居郎集議卜  
孝宗山陵與朱熹皆謂會稽山陵土薄水淺乞議

改上熹與祠光祖再疏雷之劉德秀劾光祖出為  
湖南運判不就韓侂胄擅朝目士夫為偽學光祖

撰涪州學記諫官張金指為謗訕謫居房州侂胄  
誅召除右文殿修撰知襄陽府進寶謨閣待制知

遂寧府改京湖制置使以實謨閣學士知潼州府  
嘉定十五年卒謚文節趙汝愚稱其論諫激烈似

蘇軾懇惻似范祖

禹世以為名言

遠客從軍自分塵埃之內

鄭吉傳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王粲從軍詩從軍有苦樂

但問所從誰漢詩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左延年從軍行苦哉邊地人一歲三從軍又從軍何等樂一驅乘

雙馭梁江淹從軍詩從軍出隴北長望陰山雲隋孫萬壽詩都超初入幕王粲始從軍李詩從軍玉門道逐虜

金微山王維詩簇甲從軍易風雲識陣難近臣薦士許司雨露之邊  
杜詩獻

雨露邊地分以仞牆則未窺  
柳文杜黃裳為相有牆仞清切任才賢  
不佞以謀又難窺夫子牆

唐文粹鳥可究其  
且尺牘之不貢  
陳遵傳與人尺牘敢

津涯而窺其牆仞  
文選盡言非尺牘  
謂暗中之摸索忽蒙送上以吹噓此難求之今人斯可

稱曰知己

俱見前

竊以為臣止於敬皆有陳善閉邪之心

事君致其身豈無明目張膽之志

大唐新語韋仁約彈右僕射褚遂良遂為

同州刺史遂良復職黜仁約為清水令或慰勉之仁約對曰僕守狂鄙之性假以雄權而觸物便發丈夫當正

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不能碌碌為保妻子也

自方正為賢良之號

漢文帝紀二年詔舉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武帝紀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而獻納

歸侍從之班

隋唐嘉話武宗即位謂兩省為侍從班

視嘉言罔伏之時

尚書

嘉言罔伏

無不諫亦入之意

詩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然元祐十科之

創建不落第三

宋史選舉志元祐中司馬光為相奏請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

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  
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四  
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府以上資序五曰經術  
精通可備講讀科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七曰文  
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八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九曰  
聽獄訟盡公得實科十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十曰  
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以上舉有官人應職事官自尚  
書至給舍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大中大夫  
職官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於十科內舉三  
人仍具狀保任中書置籍記之其人任官無狀坐以謬  
舉之罪詔至紹興五載之選掄以此居一

宋史選舉志  
紹興三年復

司馬光  
十科

蓋象龍亦有致雨之理

法言象龍之致雨難矣  
哉龍乎龍乎淮南子土

龍致雨許慎注云湯遭旱作土龍以象雲從龍也唐牛  
僧孺象化說象龍禱雨三月不應巫病民盜王甚愁孺

有言曰王無愁也象之誤也夫龍善化雨而時乎在天使雨龍得化不使雨龍不得化聖人象龍而救民是乃象其化者也而存羊實餘愛禮之心儻非其人難稱此意如

某學未聞道年不後人

陳後山集聖俞以詩名家仕好不前人年不後人可謂窮矣

論古今未離舉子之習氣

東坡詩習氣尚饒貪又多情好事餘習氣又書生習氣未

能無儻說得失不過處士之大言

儻音讒又仕陷切說文儻互不齊也廣韻輕言

也又參雜也禮記毋儻言朱氏曰謂儻長者之先而言後漢書孔僖傳鄰房生梁郁儻和之注儻謂不與之言而傍對也方術傳論處士純盜虛名無益于用東坡答李端叔書妄論利害儻說得失此正制舉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鳴自鳴自己何足損益又上皇帝書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奇策然請為屬國以繫單于

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

本浪為錦城雪嶺之觀

杜詩煙塵犯雪嶺又雪嶺界天

白錦城熏日黃

乃輒與祈山天水之役

蜀志諸葛丞相率諸軍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

三郡叛魏應蜀關中響震郡國志祁山在成州長道縣東十里漢水逕其南有諸葛武侯壘之左右猶有豐

草蓋武侯所植也圖經云祁山去秦之天水縣三十里山圍六七里高數十丈晉志天水郡漢明改漢陽治上

邦魏為重鎮晉分為天水及武陽兩郡兼置秦州唐為秦川

空有幕中之辯

見前

竟無

堂上之奇

文選張協詩何必操干戈堂上有奇兵

誰誤聽聞忽蒙論薦我

於辭命則不能也謾稱春藻之葩

曹植文章序質素也如秋蓬搗藻也如春

葩山谷詩挽條咀春葩韓詩天葩吐奇芬人之彥聖其心好之浪許秋竿之



節白樂天詩無波古井水有節秋竹竿平生失在小丈夫之悻迺今亦有

大君子之知所可貴者遇大賢韓子所以賀戾喜昌黎薦戾

喜狀其人自言為閭下所知面有矜色曰戾喜死不恨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耳今子鬱然為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身在貧賤為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不待求而後施德柳侯於是感崔卿柳河東為可貴耳

崔大卿應制舉啓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已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感知而已故不叩而響不介而合則其不謂古心韓文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復見舉必至而其感亦甚

今世茲蓋伏遇某官四朝壽俊尚書周或耆壽俊在殿服一世真儒

法言魯不用真儒故也

本本元元所學皆周孔之學

漢書

叙傳元元本本數始于一班固傳元元本本

孜孜汲汲

此心即禹稷之心

尚書序思曰孜孜禮記皇皇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

宵中風

月之無邊

山谷集春陵周茂叔宵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筆下源泉之不擇

陳後

山詩筆下源

使天下之大老二壺歸乎來則匈奴之長

技三亦何所措

鼂錯傳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風雨疲勞饑渴弗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匈奴之長技三方居家而為

善後漢書問東平王處家何等

最樂土言為善最樂

善

後漢書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土言為善最樂

思報國之以人若為控地

之飛

莊子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

亦入牋天之剡

山谷詩此

事可牋天公蘇子美愛

某敢不圖惟報稱益自激昂王

章

傳不自

待以國士待以衆人何敢作廁中之報

豫讓傳乃變名

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

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知伯

仇報不負天子不負所學庶免為門下之羞

舊唐書陸贄傳贄以受人

主殊遇不敢愛身事有不可極言無隱朋友規之以為太過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

謝李參政

壁

舉獻納科

宋史李壁傳壁字季章眉之丹稜人少英悟日誦萬

餘言周必大見其文異之曰此謫仙才也歷官參知政事端明殿學士進資政殿學士致仕謚文懿

塵纓解縛方將發興於雲山

北山移文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宗

袞垂袞欲使司存於雨露

文選貼危賴宗袞餘見上條

喜固多於溢

美

莊子兩喜多溢美之言

恥乃在於過情其殆無私之私豈容不

德其德

老子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竊以士無賢不肖俱欲希一世之

知德不孤有隣亦樂道諸人之善蓋近來仕進之徑

唐書

盧藏用初隱終南山後出仕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天台山羣公祖道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

何必天台承禎徐曰以余觀之此乃仕塗之捷徑耳藏用大慙或罕由薦舉之門心肯

命通底勞介紹

見第二卷上宣同知條

言甘幣重自有夤緣

左傳幣重

而言甘誘我也韓詩  
青壁無路難夤緣

宗臣之考十科本為何事

曹參傳贊為一

代之宗臣師古曰言為後世之所尊仰故曰  
宗臣也杜詩居守付宗臣又宗臣集精選

冢宰之計

羣吏不出此途

周禮太宰之職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注三載考績

遂令牋

天之章僅作畫地之餅

俱見前

然某所見與衆則殊樂莫

樂兮相知止願出大賢之門下

屈原九歌樂莫樂兮新相知韓文諸公要人爭

欲令出得不得之有命寧須商小利於楮中

韓文商財賄之有無

山谷集計楮中者心醉于九九

矧如不腆之蹤

見前可謂所持者狹

史記滑稽

傳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

識字有數學何有於多聞了事亦癡

才豈周於庶務

詳第三卷謝衛參帥舉闕陞條

質不足以望粹然之器

文不足以窺作者之藩

柳詩難窺夫子牆莊子吾願游其藩

宜諸公臺省

之登庸

杜詩諸公袞袞登臺省

任此士江湖之落莫

山谷詩天恢獵德網日饒

養賢鼎此士落江湖熟思令人瘳韓詩吾相兩優游他人雙落莫

緊誰欺於裁鑒

緊音衣語

助左傳緊我獨無

羌忽累於明揚

羌音腔發語端楚辭羌中道而改路又羌內恕已以量人

今注猶乃也尚書明明揚側陋

方正乃賢良之科必名門而後稱

見上條

獻納蓋侍從之事豈俗吏之能為

賈誼傳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

況去

國十三年之餘閱人多矣

蓋寬饒傳富貴無常忍則易人如此傳舍所閱多矣陸機

文川閱水以成川世閱人而為世北齊書王暉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房玄齡傳高孝基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唐韓滉有知人之鑒見楊於陵甚悅曰吾閱人多矣無如楊生貴而有壽山谷詩小夫閱人蓋多矣東坡詩此今起家二千石之薦舉世觀焉楊雄傳帶閱人如傳舍丁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不應凡材猥玷異目此蓋伏遇某或起家至二千石

官清朝良弼

尚書夢帝

名世真儒鍊色石以補天親揮

九日

以列子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其闕山海經大荒之中暘谷上有扶桑十日

所浴九日居上枝一日居下枝皆載鳥淮南子堯時十日竝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午其九鳥皆死墮羽翼晉傅玄詩湯谷發清曜九日棲高枝郭璞十日贊十日竝出草木焦枯羿乃控弦仰落陽鳥可謂洞感天

人懸觸佞山而還里坐閱一星史記三皇記共工氏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

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闕劉向傳去佞如拔山左傳一星終矣李壁傳御史葉時論壁反復詭譎削三秩謫

居撫州後復官提舉洞霄宮久甫尋川路之風煙杜詩

之復以御史奏削三秩罷祠

川路

風煙擾俱適值岡巒之烽火杜詩萬國盡征內嚴殄捕

外示招懷李壁傳壁復除端明殿學士知遂寧府未至而潰兵張福入益昌戕王人略閭閻果至遂

寧壁傳檄諭之福等請檄泣下約解甲降會官軍至挑賊賊忽盡燔其城壁馳書大將張威使先斷賊汲路與

糧道以長圍法授之威用其賊憚崇文之名如杵投曰

謀賊遂平壁尋引疾奉祠韓文元和聖德詩是日崇文入處其宇闕窮見窘無民地自處俯視大江不見洲渚遂自顛倒若杵投曰



誦西平之子惟我有臣

柳文平淮夷雅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西平有子惟我有臣李

璧傳璧父煇典國史孝宗嘗問煇卿諸子孰可用煇以璧對璧父子與弟臺皆以文學知名蜀人比之三蘇云

俊又宜在於旁招

尚書旁求俊彥

巧拙猥容於雜進

韓文登明選公雜進

拙有如庸下亦備數中某敢不勉自激昂圖惟稱塞有

吏材更世事媿非臨川老子之倫

六一居士集薦王安石呂公著劄子王安石

石德行文學為衆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久更吏事兼有時才曾召試館職固辭不就絕當世追

古人敢忘眉山端明之薦

宋史黃庭堅傳蘇軾為侍從時舉庭堅以自代有壞偉之

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其重之也如此

謝任尚書

希夷

舉著述科

上命公以納言甫膺隆委

尚書命汝作納言

公報上而薦士宜

首異材

吳良傳為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

是何濡滯出畫之人

辱此吹噓上天之賜

杜詩惟待吹噓送上天

名充著述實發兢慙

某聞簡厥修簡其不修古不謂之恩地

尚書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

觀其主觀其所主近反類於市區然而推賢揚善之盛

心乃是輔國長民之元氣眇然一世知此幾人司馬公

請建十科本為何事崔祐甫盡除羣吏不假此途

俱見前

謾勤為天啓齒之勞

山谷詩佳人何時來天為啓玉齒

間有畫地作餅

之笑

魏志盧毓傳選舉莫取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

如僕所見與衆則殊蓋

伯牙之絕朱絃特為知者

呂氏春秋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鍾

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

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復為鼓琴者非獨琴若此也賢者亦然山谷詩朱絃已為佳人絕

青眼卿因美酒橫

如虞卿之取白璧是有命焉

史記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

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韓文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

第令收名定價於大君子之門何必商功計利於賤士

夫之隴

韓文商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庳

況歐陽公不能挽聖俞之達

見第三卷謝衛參帥特薦條

而東坡老亦難拔方叔之窮

宋史李廌傳廌字方

叔蘇軾謂其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拊其背曰子之才萬人敵也

卿與范祖禹將同薦諸物固假於氣噓命實通於心肯

見第二卷代上宣同知條況某無狀史記繇之治水亡狀賈誼傳自

帝紀刺史明加督察尤無狀者注言其觸事多畸畸通

不耦也荷鋤而耕寬閒只傷地脉韓文耕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餘見前

乘槎而游汗漫又犯天河見前無端讀書韓詩今者無有

時為養既痛三千鍾之弗洎

見前

又瀕四五十之無聞小

材不離於小官已知安分

董仲舒傳小材雖衆日不離于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

輔佐大慙或謂之大好人自過情

見前

馴致誤執事之知

易馴

道致其欲令備弟子之列

韓文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

先唱之矣又

唱之矣肯引去蓬萊之風船

柳文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足下之文左馮翊崔

公先唱之矣秉筆之徒由是增敬足下之行汝南周顒客又先唱之矣遂掖之列亦以如慕餘見前

昔謂

斯何今謂斯何卻回作瞿唐之煙棹

韓文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

僧圓澤詩吳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煙棹上瞿唐

旁觀千丈之落

韓詩失勢一落千丈強

自

計三寸之存

平原君傳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于百萬之師蒯通傳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張

良傳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張儀傳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心不同兮媒勞

委禽勿強

屈原九歌心不同兮媒勞思不甚兮輕絕左傳強委禽焉

射有似乎君子

正鵠是求敢圖進退之間偶合高明之見

孔融傳高明必為偉器

徑持典麗舉及妄庸

見前

皇帝曰嘻往贊碧幢之帥

韓文皇帝

曰嘻豈不在我方干詩問津求拜碧油幢武元衡詩碧幢遙隔霧紅旆漸依山詳見前

翰林為主

入言墨客之卿

揚雄傳聊因筆墨為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諷

不以

昧於時宜為俗儒是可稱於天下曰知己

韓文感恩則有之矣將以

稱於天下曰知  
已知已則未也

茲蓋伏遇某官眼高四海

東坡詩眼高四海空無人

曾著千年

陳后山詩曾中歷歷著千年筆下源源赴百川

盛之白玉堂辭足以

鼓天下之動

陳后山詩大科異等固其常小却盛之白玉堂法言鼓萬物者其雷風乎鼓萬民者

其號

拜於青瑣闥學足以格君心之非

漢舊儀黃門屬令乎

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

龍墀引聽履之星辰

舊唐書劉棲楚傳以額叩龍墀出血苦諫

韓渥詩靜時閒語上龍墀杜詩聽履上星辰

鶴禁賓重離之日月

漢宮闕疏鶴宮太子

所居凡人不得輒入故曰鶴禁列仙傳周靈王太子七月七日乘白鶴駐山顛謝時人而去後世稱太子之駕

曰鶴駕禁曰鶴禁易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是固見耐官之器

杜陽雜編朱泚

始亂長安源休姚令言為偽宰相日益自負乃收圖書貯倉廩作蕭何事業休語偽黃門侍郎蔣諫曰若度其才即吾為蕭姚為曹耳識者聞之謂休不耐官職五朝名臣言行錄向敏中除右僕射麻下日翰學李昌武當對真宗謂之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右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昌武往見門無一人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敏中大耐官職孰能知憂國之心大厦非

一木之枝故棖闌居櫟與榑櫨而竝蓄

韓文大木為杗細木為榑櫨

侏儒根闌居櫟各得其宜

小市無千金之藥故芝苓參

朮合薑桂以兼收

灌夫傳適有萬金良藥舊唐書元行沖傳嘗謂狄仁傑曰下之事上亦猶

蓄聚以自資也譬貴家儲積則脯腊腍膾以供滋味參朮芝桂以防痾疾門下堪充百味者多願以小人備君



藥物韓詩外傳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  
禮記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類也  
急求燭武

則無以重朝廷

左傳晉秦圍鄭佚之狐言于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

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

亦有不利焉從之

近捨皇甫則無以勸巖穴

新唐書皇甫湜傳裴度辟為判官度

脩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

度贈以車馬繒絲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為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緘何遇我薄耶度笑而從之

雖隻字片言之無用

陸機謝平原內史表片言隻字不關其間東坡詩隻字片紙皆收藏

亦三光五嶽之所分

劉夢得柳文序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

病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麗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

不忍棄捐

高適詩直道常秉濟微才肯棄捐

力加收拾

韓詩無人收拾理則那又收拾

不可何其久也必有以也知已在於遣中

詩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

其久也必有以也注黎之臣子言我君何以久留于衛必以衛有功德于我故也與略州郡被詔書有軍功為長吏者當沙汰之劉備疑其遣中韓文中山劉夢得亦在遣中我儀圖之愛莫助之亦

漫為之言上

見前

感知而已

柳文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感知而已

勿謝

可乎某敢不圖稱所蒙

羊祐傳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

力鞭其後

莊子善養生者如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

舍文章之小技

杜詩文章一小技

勉節

義之大閑

新唐書卓行傳贊節誼天下大閑士不可不勉

孔明之栢四十圍香

葉試尋於鸞鳳

杜詩孔明廟前有老栢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兩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

苦心豈免容樓蟻香葉終經宿鸞鳳

任公之竿五十牯大鉤會掣於鯨鯢

莊子任公于為大鉤巨緇五十牯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牯居拜切說文駮牛也廣韻捷牛也增韻凡畜健強者皆曰牯

代虞制參謝劉閣學

光祖

舉科目

詳啓意制參名剛簡允文之孫

于珏知連州孫及翰林編修徙居臨川曾孫集元奎章閣學士槃湘州判官著辯國語集于安民知安福蓋以文學科第世其家者詳見下方

梧幕綴員曾微寸善

杜詩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

色好誰看

荷囊薦士猥玷異科

野客叢書前輩謂尚書紫荷囊事荷乃負荷之荷人誤讀

為平聲雖歐陽文忠公宗景文公有所不免僕謂不然唐類表有云佩蒼玉負紫荷沈約宋志蕭子顯齊志皆曰紫袷囊俗呼曰紫荷隋志朝服綴紫荷則是紫荷之說自晉宋以來有之矣

予之豈以為私

受者未能無愧蓋知爾而羞獻納嘗聞摩詰之詩

王摩詰送

邛為落第歸江東詩憐君不得意況復柳條春為客黃金盡還家白髮新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知爾不能

薦羞稱

若依劉而增感傷已發仲宣之賦

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高

平人年十七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悅不甚重也文選注仲

宣依劉表登江陵城樓懷歸作登樓賦述進退危懼之情其略云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怛而惜惻杜詩殆主擇客則客亦擇主馬

徑欲依劉表還疑厭禰衡

援

傳當今之世非獨君使官求人則人不求官

晉愍帝紀贊選者為

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南史何

自甘桃李之不言

李廣傳桃

李不言下自成蹊

誰識蘋蘩之可薦矧如剛簡

虞允文傳允文出入將相垂二

十年子三人公亮公著杭孫孫八人皆好脩唯剛簡最知名嘉定中召不至終利路提點刑獄按虞剛簡與魏了翁范仲黼李心傳輩講學蜀東門外得程朱微旨著易詩論語說以發明其義蜀人師尊之子珏知連州亦以文學籍是迂疎山東山西不能世將相之業

趙光國辛慶忌

傳贊秦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其風聲水南水北  
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居然任賓客之聯

韓詩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

閭里水北石雖學問粗知德性之尊然英華恐非和順  
洪水南溫造

之發

禮記情淡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

蛙拘墟而局促何所

見聞

莊子井竈不可以語于海者拘于虛也

燕巢幕以徘徊若為材識

左傳

李札謂孫林父曰夫子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上文選巢幕無畱燕

徒以固窮之力不忘

尚志之功反觀寸心粗識無邊之風月

杜詩得失寸心知

洞視

萬古略知不廢之江河

李漢韓文序洞視萬古憫惻當世杜詩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

為文嘲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所願就有道而正焉未得事

大夫之賢者曾摳衣之不敏

禮記侍先生之禮摳衣趨隅必謹唯諾

乃推

轂以見收元祐宗臣之立十科本為何事紹興宰相之

計羣吏尚出此途今徒有存羊之名或者發畫餅之歎

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拜賜柳子厚固已言之

俱見前

既

有知兮又欲識路而疾驅韓退之亦安取此

昌黎復志賦昔余之

既有知兮誠坎軻而艱難既識路又疾驅兮孰知余力之不任

所感大矣無謝得乎此

蓋伏遇某官道純粹精

易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德直方大

易直方大不習

利先不羽翼孔孟學傳先聖之不傳黼黻卿雲文到古人

之未到

廣絕交論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韓文但力為之古人不難到

碩果何嫌

於不食

易剝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剝廬王弼注處卦之終獨全不落故果至于碩而不見食

也匏瓜自得於含章

易姤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王弼注杞生肥地包瓜繫而不

食九五得地而不食含章而未發

人之為言胡得焉特祝承明廬之三

入詩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疏教君止讒之法若

有言人之罪過令君舍之舍之者誠亦無得答然矣但能如此不受偽言則人之偽言復何所得焉既無所得

自然讒止應瑒詩問我何功德三入承天之未喪斯文明廬言初為侍郎又為常侍又為侍中天之未喪斯文



也故應靈光殿之獨存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魯恭王好治宮室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

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

時來為之

見前民生幸甚豈謂

誠心之傾倒

山谷詩推轂天下士誠心要傾倒

肯收孤迹之沈冥

法言蜀莊

沈冥注晦迹不仕故曰沈冥孟郊詩沈冥不計日

得於不求

曹植與吳質書夫求而不得者有之

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

亦自可賀某敢不佩所品題銘之衷曲

詩亂

我心曲鄭箋心曲心之委曲也疏亂我心中委曲之事

歲月坐成晚且熏坡老之

香

山谷上子瞻詩歲月坐成晚煙雨青已黃杜牧詩濃熏班馬香

江湖永相忘更勉後

山之報

后山贈魯直詩陳詩傳筆意願立弟子行何以報嘉惠江湖永相忘

謝曾尚書喚舉著述科

裁小子而成章無能為役

左傳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言不足為其役使也觀近

臣而為主有味其言

鄭當時傳誠有味其言也

予之豈以為私受者

未能免愧切以十科薦士著述難堪

詳見前

八座舉賢銓

綜尤重

續漢書光武分增三公曹為二其一曹主歲終書課諸州郡事改常侍曹為吏曹主選舉祠祀

事民曹主繕脩功作鹽池苑囿事客曹主護駕羌胡朝賀事二十石曹主詞訟中都官主水火盜賊與三公為

六曹并一令一僕二人謂之八座晉蔡謨讓尚書疏八座之任非賢莫居綜子宗切三蒼云理經也謂機縷持

絲交者屈佞制經令得開合唐高季輔為吏部侍郎凡所銓綜時稱平允太宗賜金背鏡以表清鑒考功貢外

卽劉思立于憲為河內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選人有索憲闕者時馬載為吏部侍郎書曰無乃注冬集朝廷咸曰真銓綜流品之司可謂振理風俗也宋璟為吏部尚書與侍郎李乂盧從愿等大革前弊取舍平允銓綜有叙

唐文章之錄登者幾人

柳文目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修人勵刊精竭慮者幾許

年矣其間登文章之錄波及後代越不過數人耳

晉人物之甄拔於一字

山濤傳

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蔡謨傳謨父克未仕時河內山簡嘗與琅邪王衍書目蔡子當今之

正人行以書示衆曰山子以正字拔人然未易可使品稱後衍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于今矣

題之太過恐稱塞之易孤伏念某命固不猶

詩寔命不猶

亦無似

禮記寡人雖無似也

萬卷未供於啜飲一科何補於遺餘

見前結柳送窮仍覺語言之無味

昌黎送窮文主人使奴星結柳為車縛草為船

載糗與振牛擊輓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又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 剖

瓜乞巧不堪豪傑之跪呈

河東乞巧文剖瓜犬牙且拜且祈又荀羅萬金不常蔽帚

跪望豪傑投棄不有

雖庚桑久役於老聃

莊子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

北居畏壘之山居三年畏壘大穰

然毛遂無聞於趙勝

史記平原君謂毛遂曰先生處

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

不圖科薦特辱名

聞惟才薰班馬之香乃名秀發

杜牧詩高摘屈宋豔濃薰班馬香

非學

探舒向之海莫號淵源

廣絕交論舒向金玉淵海董仲舒傳淵源所漸 至求英

詞能配古作自李杜韓柳之不出殆歐蘇陳黃為庶幾

何者妄庸得此獎拂前言戲耳不待智者而後知小子

識之則欲假之以自厲攷古人之所佩

韓文復志賦攷古人之所佩兮

閱時俗之所服

仰盛德之安窮

韓文復志賦仰盛德以安窮兮又何忠之能輸

非盡讀

三萬軸之牙籤

韓詩挿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

難仰答十六枚之古磬

見前恭惟某官國之喬木學者泰山公方引韋世康而告

休

隋書韋世康京兆杜陵人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干懷為絳州刺史慨然有止足之志與子弟書曰吾生

因緒餘風霑纓弁亟登衮命頻涖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今髦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祿豈

須多防滿則止年不待暮有疾則辭世康道遙公叟之子也

士皆知杜如晦之必相

舊唐書杜如晦傳秦王府中多英俊被外遷者衆太宗患之房玄齡曰府僚去者雖多蓋不足惜杜如晦聰明

識達王佐才也必欲經營四平生五色線豈曉織女之方非此人莫可遂奏為府屬

襄

杜牧之詩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曉當作跂詩跂彼織女終日七裏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注織女三星

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肆謂止舍之處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舍即肆也七裏謂

自卯至酉

向者一瓣香不廢嫡孫之行

陳后山詩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世雖

嫡孫行名在惡子中

滿期開閣早與捲簾

見前

某敢不仰體鴻鈞俯

鞭駑鈍著作前烈之餘事豈足疇知

班固答賓戲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

作者前列  
之餘事

節誼天下之大閑持此誓報

新唐書卓行傳  
贊節誼天下之

大閑士不  
可不勉

謝趙尚書

汝述

舉可補著述科

宋史趙汝述字明  
可太宗八世孫淳

熙十一年進士歷官刑部侍郎遷尚書知平江府  
卒汝述為尉應詔上封事論議懇惻立朝薦引多  
知名之士然為時相所親  
躋躋通顯人亦以此少之

小子成章無可薦揚之實近臣為主猥騰典麗之褒未

嘗敢請於牆藩

揚雄賦雷鬱律而巖  
突兮電倏忽於牆藩

乃辱徑收之篋櫝

韓文足下篋櫝尚有少  
闕不滿之處猶足更容感知而已

柳文其受德者不待  
成身而後拜賜感知

而已懷愧奈何切以一字拔人今古稱山公之啓一字拔人山簡

事山公啓十科舉士兒童誦司馬之賢東坡詩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

馬幸猶愛禮以存羊誰復按圖而索駿符子齊景公好馬命善畫者圖

之訪似者暮年不得今人君攷古籍以求賢亦不可得也梅福傳今不循伯者之道適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

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驎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杜詩應圖求駿馬驚世得麒麟著述雖前

烈之餘事見上文學亦先聖之末科珠玉不補於饑寒

豈堪混泥塗之辱東坡上韓魏公求葬進士董傳書傳之才器固不通於世用然譬之犀象

珠玉雖無補于饑寒要不可使在泥塗中左傳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干羽無取于戰陣



猶足備宗廟之容

尚書舞千羽于兩階孔傳千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孔疏爾雅千扞也孫

炎云千楯自蔽扞也以楯為人扞通以千為楯名故千為楯爾雅又云翳翳也郭璞云舞者執以目蔽翳也故

明堂位云朱千玉戚以舞大武戚斧也是武舞執斧執

者所執周禮樂師凡舞有羽舞有干舞注羽舞者折羽干舞者兵舞疏云千戈兵事所用故以千舞為兵舞

有如一藝之不庸

韓文名一藝者無不庸

亦是匹夫之弗獲昔趙

尚書垂德於不報柳侯嘗感其收撫之恩

河東上趙宗儒尚書啓收

撫之恩始於枯朽動心於無情之地施惠於不報之人

至李從事因文而得交韓

子又念其饑寒之聚

昌黎送李正字序李生之尊府以侍御管汴之鹽鐵李生與其弟學

讀書習文辭故得交李生父子間侍御有無盡費  
於朋友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饑寒聚而館之  
不圖

今日光武紀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表紹傳不圖今日乃相得也復見古人如某者

秦蠹隨行韓詩我今進退幾時失十徂徕何取韓文瞿

徒守寒素之氣習東坡詩書生習氣未能無尚持文墨之生涯蕭何

持文墨議論王荊公詩多難飄零歲月賒空餘文墨舊生涯居於大江之濱甘見笑

於獷獺韓文天地之濱大江之濱有怪物焉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獷獺之笑行乎劔閣

之險幸偶脫於豺狼李詩劔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

豺既銜三釜弗洎之悲莊子曾子曰吾及親仕三釜而

心樂後仕三千鍾弗洎吾心悲

又罹一子更死之禍

東坡乞常州居住表舉家重病一子喪亡

兩鬢已雪白

念俱水學業實負其初心精深安在

韓文余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

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于前時道德日負其初心

詞華甚慚於大手炳蔚

謂何

王珣傳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陸瓊傳諸大手筆並中勅付瓊徐陵

傳世祖高宗之世國家有大手筆皆陵草之蘇題傳題封許國公張說燕國公以文章顯故時號燕許大手筆

韓詩章彙霍炳蔚

今屢為丞相而言

昌黎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詩我雖官在朝氣勢日

局縮屢為丞相言雖態不見錄

蓋甚愧丈人之厚

杜詩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枚臯

之窮且忍何敢躁耶

韓文東馬嚴徐已奮飛枚臯即孟召窮且忍又願少安之母躁

郊之久無成會且歸矣

韓詩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鷺廟堂有賢相愛遇均覆煮胡為

久無成使以歸期告詩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情傳會會于朝也卿大夫朝會于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焉不

虞科薦又累甄收伏遇某官氣杳秋天

杜詩尚書氣與秋天杳愛

深冬日

左傳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作納言之喉舌惟山甫克

舉之詩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德輔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箋

云出王命者王口所言言承而施之納王命者時之所宜復于王也皆奉順其意如王口喉舌親所言也正義

曰舉者提持之言謂施行之

用夾輔之股肱則周公其人也

左傳昔周公太

公股肱王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平當傳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長

慮却顧為根本之計兼收竝蓄無葑菲之遺

韓文俱收竝蓄待用

無遺餘

凡今得羽翼而飛

柳文假以羽翼偶之騫騰劉賓客集表而出之為生羽翼

誰非借齒牙之助

南史謝朓傳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尚念朝

廷半老儒之日

杜詩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詞寧戮辱賢路不崎嶇

無棄文章

一小技之人

見前

必令綢繆於束芻廉恥缺矣

詩綢繆束芻三星在

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于今子今如此邂逅何注綢繆纏綿束薪之貌言薪芻待人事而束猶室家待禮而成詩序白華廢則廉恥缺矣故雖參差之苻菜左右芼之

左右助也芼擇也后妃既得苻菜必有助而擇之者

上

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日

監在茲

新唐書陸贄傳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皇  
它恤乎詩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待之國士報之以衆人天厭之矣

見前

謝成都帥黃侍郎

疇若

舉科目

宋史黃疇若字伯庸隆興豐城人淳

熙五年進士歷官華文閣待制知成都府進龍圖閣待制以平蠻功進一秩畱蜀四年弊根蠹穴苗  
擣髮櫛以煥章閣學士  
致仕所著有竹坡集

旅牀爭席夢難蜀道之登

莊子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軍將打門驚

報禰書之至

盧仝詩軍將打門驚周公禰衡傳孔融深愛其才上疏薦之

世固有十

科之薦士公獨能萬里而舉人愧在其肝

東坡詩有愧在其肝

感

深於髓

韓詩緘封在骨髓

伏念某至愚不肖素賤且貧無端讀

書遂奪耕田之樂

韓詩今者無端讀書史

有時為養不供菽水之

歡

禮記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

猛思萬物之皆塵

蔡襄詩世間萬事俱塵土

彌覺一科之不補

韓文豈不登名于一科今曾不補其遺餘

汗漫蹉跎欲尋

墜緒之茫茫

淮南子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汗漫眇茫也莊子吾以一足跼蹐而行韓文尋墜

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

勃窣嬰珊尚踵常途之役役

司馬相如傳嬰珊勃窣上

金隄師古曰謂行於叢薄之間也韓文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

雖大慙必謂大好

韓文大慙者即必以為大好矣

然小材不離小官

董仲舒傳小材雖安景日不離于小官

得自高聊復爾耳能令公喜定未必然俱見前行寥湘水

之芙蓉

屈原湘君寧芙蓉兮木末

誰託江梅之桃李

山谷詩江梅有佳實託根桃李

場

今作禁門鍵要須百年幾見之人

陳后山送蘇公知杭州詩一代不數

人百年能幾見昔如馬口銜今為禁門鍵

君如雙井茶真副衆口一嘗之願

陳后山詩子如雙井茶衆口願一嘗

顧持著述猥舉妄庸經術無游夏之

源脩明安在

董仲舒傳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

文詞乏屈宋之豔

秀發謂何

杜牧詩高摘屈宋豔

然經品題敢自暴棄孰云畫餅初

無益於饑腸

魏志盧毓傳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陳后山詩顧我如麥飯猶足填饑腸

如



入太倉亦莫不有飽意伏遇某官斗牛間氣

雷次宗豫章記吳未

上恒有紫氣見斗牛之間張華聞雷孔章妙達韓象乃要宿問天文孔章曰唯斗牛之間有異氣是寶物也精

在豫章豐城張華遂以孔章為豐城令至縣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尺開之得二劍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孔

章乃雷其一匣而進之劍至光耀焯燁煥若電發

奎璧清躔

孝經援神契奎星屈曲相鉤似文章

之畫晉志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祕府也杜詩聲華夾宸極早晚到星躔

筆裁霧而絳

雲不作人間煙火之語

杜詩裁縫雲霧成御衣詳見前

身馭風而騎氣

直依天上日月之光

東坡答黃魯直書意其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興造

物者游揚廷秀詩御風騎氣不用行倦持上雍之囊

司馬遷傳僕又薄從上上雍郊祀志自古

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隕故立時郊上帝秦德公立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武帝紀行幸雍祠五時東坡詩筆

素從出草諭巴之檄司馬相如傳乃遣相如責唐蒙雪

山增重杜詩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天府益腴婁敬傳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師古曰府

聚也萬斯人乃福星頓釋冤疏之西顧東坡謝二鮮于君以詩文見寄

詩我懷元祐初珪璋滿清班維時南隆老奉使獨未還迂叟向我言青齊歲方艱斯人乃福星遣出虛危間公

自注司馬溫公謂軾曰子駿福星也東京人困甚且令往彼寇恂傳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

用汝作舟楫共觀衮繡之東歸諒勩相於國家先旁招

於俊乂俱見前兼收馬勃昌黎進學解牛溲馬勃敗鼓曲之皮俱收竝蓄待用無遺

抱鶴翎

韓詩鶴翎不天生變化在啄范注鳥伏卵謂之范

仰盛德之安窮

昌黎復志

賦時乘閒以獲進兮顏垂懽而愉愉仰盛德以安窮兮又何忠之能輸

望夫人兮已遠

昌黎

閑已賦昔顏氏之庶幾在隱約而平寬余昏昏其無類望夫人其已遠

主簿乃有分職縱

欲福以難功

韓文藍田縣丞廳壁記主簿尉乃有分職謁衡岳廟詩竄迹蠻荒幸不死衣食纔足

甘長終侯王將相望久絕神縱欲福難為功

侍郎非通神明曷不祈而得施

新唐書百官志肅代以後天下多故官員益濫銓法無可道者協律郎沈既濟極言其弊曰古今選用之法九流常叙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而今選曹皆不及且吏部令甲雖曰度德量材計勞然攷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歷言辭俯仰之間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則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攷非勞也

苟執不失猶乖得人况衆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  
柳文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已 某

敢不謹佩惠意自鞭古心韓詩古心雖自鞭世路終難拘山谷詩古心有著鞭地

諸侯薦人與之諸侯寧有是事國士遇我報以國士請

誦斯言

代趙撫屬謝衛參帥

汝楫

舉科目

百舍治任已問征夫之前路

莊子百舍重趂而不敢息注百舍止宿也增韻三十

五里為一舍廣韻任擔也負也詩疏任者謂器物人所扶持任在前負在後如林切陶淵明歸去來辭問征夫

以前路恨晨

十科舉士又勞播物之大鈞前見頂踵知恩

光之熹微

文選自頂至踵功歸造化肺肝懷感竊以賓筵有秩古歌衛武之功

詩序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詩賓之初筵左右秩秩注筵席也左右謂折旋揖讓也古者將行燕射先為燕

禮其賓之初入門以至于升筵其折旋揖讓隨其左右趨翔威儀甚肅敬而秩秩然不失禮也藩翰多

賢舊說湖南之客昌黎送楊文舉序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為多賢又知其客可以信其

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今以時移而事異誰堪德舉以

言揚禮記或以德進或以言揚況如日夕之牛羊會且歸矣詩

之夕矣牛羊下來注言雞之將棲日則夕矣牛羊從下牧地而來畜產出入尚使有期節至于行役者乃反不

也又會且歸矣無相彼月明之鳥鵲愛莫助之見前又勤庶子子憎解見前

科薦之榮允謂陶成之厚伏念某一寒無挾百拙有餘

偶躡末科非有宗英之禮樂

河間獻王傳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叔傳

四國絕祀河間賢明禮樂是脩為漢宗英

來依大府適逢元帥之詩書

韓文躬詣

大府受約束于下執事餘見前

假以三能之光

漢書注能音台詳見前

借以九鼎

之重

平原君傳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

從骨而肉

左傳所謂生死而肉骨之

也如翼斯飛

詩如跂斯翼如翬斯飛

肅肅宵征久馳心於魏闕

詩肅

肅宵征夙夜在公注肅肅疾貌宵夜征行也莊子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

遲遲晝出

終戀德於膺門

李膺傳膺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果蒙吹噓

薦以科目取其材術固無師友之淵源

董仲舒傳贊考其師友淵源所

漸旌以勤勞是亦塵埃之職分

韓詩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政

事之可觀安在館閣之稱選謂何強名器識之詳華浪

應文章之典麗前言戲耳不待智者而後知小子識之

敢不假茲而自勵伏遇某官清廟一柱

詩芟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

之宮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謂其廟曰清廟杜詩初聞伐松栢猶卧天一柱

泰階六符見前虛

已受人不厭蒙再三之瀆

易山下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又蒙初筮告再三瀆瀆則

不承天載物真得坤六二之方

易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象曰地

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六  
二直方大不習先不利

暫為召畢之保釐

尚書命畢公保釐東

郊聊續荆潭之倡

和韓文有荆潭唱和詩序詳別見

牛溲馬勃隨所用

以兼收蟲臂鼠肝不以微而見棄故令庸下亦在數中

某敢不增所未能求為可貴著作前烈之餘事不足酬

知節誼天下之大閑持此誓報

俱見前

### 代回舒尉謝舉科目

從臣十科之薦一歲三人牧夫庶獄之難千變萬狀

尚書

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新唐書杜甫  
傳贊千景萬狀李漢韓文序千態萬貌

茲以盡公而舉



又何私謝之為恭惟其官遠抱甚都

都美也盛也司馬相如傳車從雍容

閑雅甚都

賢勞已久居然前跋而後蹇

詩狼跋其胡載蹇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

几正義曰老狼垂頷有胡進則蹇其胡而前倒退則蹇其尾而倒于尾上進退有難而不失其猛韓文跋前而

蹇後動輒得答注蹇多作蹇

誰其右挈而左提

張耳陳餘傳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

王減燕易矣

今歸幕下之羅足脫囊中之穎

見前

比來科選擬

用名聞深疑詐木鶴之仙

述異記天姥山南峯昔魯般刻木為鶴一飛七百里西陽

離俎魯班巧倖造化嘗作木鷲其父乘之至吳會吳人以為妖殺之般怨吳人于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

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

豈復尋蕉鹿之夢

列子鄭人有薪于野者遇駭鹿擊而斃之覆之

以蕉俄而遺其所藏之然此本畫地之餅何以假為韓處遂以為夢詳見前

傳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餘見前謝成都帥黃侍郎條果能受去聖之斤

徑當削入

莊子郢人墮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至而鼻不傷郢

人端立不失容削息約切考工記築氏為削注即今書刀古用竹簡筆誤則以刀削去因名其刀曰削原陟傳削膚為疏孔光時有所言輒削其葉樊宏不然時夜之所上便宜削本草陳羣上封事輒削其草

早計無乃明月而暗投

俱見前

某疾讀來函病頓去枕

三

典略陳琳作諸書及草檄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家君

作宰好吟孤鶩之齊飛

王勃滕王閣序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盛饌又落

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客食加餐持報雙魚之遠遺

古辭飲馬長城

窟行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意何如上言加餐飯下言長相憶

### 謝座主

謝曾中書舍人

從龍

五芒色正夙瞻柱史之躔

劉禹錫柳河東文集序粲然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人

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晉天文志東一星曰柱史主記過古有左右史之象也

一刺字漫始見

舍人之樣

稱衡傳衡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州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

至於刺字漫滅舊唐書徐堅傳揚再思王方慶為東都留守引為判官表奏專以委之賞其文章典寶曰此鳳

聞舍人樣如此才識走避不得

仰高山而景行感流水之知音

俱見前由

其願一識之未償

太白集但願一識韓荊州

是以身十返而不悔竊

以去民就吏牛堪未始謝於門

昌黎送牛堪序去民職而就吏祿其為獲也亦

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

負業歸家齋皞亦不非其上

又送齋皞下第序齋生之兄為時名相朝之碩臣皆其舊交有司用是連枉齋生齋生不以云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若齊生者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

惟是筆硯

荒涼之業

東坡集塵埃筆硯漸忘舊學之淵源奔走簿書粗識小人之情偽

實受鍾鑪

特達之知前見說戰場文人還迷於五色

唐李華作吊古戰場文污為故

書他日與蕭穎士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及穎士曰君  
加精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撫言李程貞元中試日五  
色賦先榜落矣初出試揚於陵見其賦藁破曰德動天  
鑒祥開日華謂程曰公今須作狀元翼日雜文無名於  
陵不平搗之以詣主文主文歎賞不已於陵曰當今場  
中若有此賦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非狀元不可於陵  
曰苟如此侍郎已遺賢矣亟取程所納卷對之不差一  
字因擢為狀元前榜不復放矣東坡詩集余與李薦方  
叔相知久矣領貢舉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詩送之其  
略云與君相從非一日筆勢翩翩疑可識平生謾說古  
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  
**讀刑賞論公放出於一頭**  
東坡詩尚欲放  
子出一頭自注

云嘉祐初軾與子由寓興國洛堂美叔忽見訪云從歐  
陽公游久矣公令我來與子定交謂子必名世老夫須  
放他出一頭也又歐陽公與梅聖俞書云讀蘇軾文不  
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也陳後

山詩老子終當讓一頭東坡年譜嘉祐二年文忠公知舉惠時文以詭異相高思欲救之梅聖俞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公公驚喜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文忠公門下士也乃寘第二復以春秋義第一若揆門生座主之常

唐王保定撫言得第謂之前進士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南

部新書杜審權知舉放盧處權有戲之曰座主審權門生處權崔沆放盧濯談者稱座主門生沆濯一氣當

辨國士衆人之報伏念某學未至古年不後人

陳后山集學不

前人年少也好修強記輒數千字

新唐書韓愈傳愈自

不後人言又孔穎達八歲受學記誦日千餘言

長而無述見舉凡二十年

舊唐書俗號舉

人皆稱見舉見為自求之稱未是人知之辭

雖有道則恥賤貧亦無心於圖

富貴揚素傳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可堪親老入著儒冠而忍羞

杜詩儒冠多誤身寧試有司不願君門之徑入昌黎復志賦君之門不可徑而

入兮遂從試於有司冒陳三策略吐寸衷自知明主可為忠言趙

國傳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特恐貴人不喜生語韓文諸公貴人既得志皆樂軟

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頭顱自揣撫遺陶弘景與從弟書云昔仕宦期四十

左右作尚書郎即投簪高邁今三十口六方作奉朝請頭顱可知不如早去叻益悲韓文每營度欲

出口叻聲鳴益悲卒猛吐其狂愚竟僥說於得失不謂暗中之

摸索遂蒙送上之吹噓俱見既有詞意皆精妙之褒復

加筆力可敬服之語

韓詩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

喘竹筒於儕輩

昌黎

寄崔立之詩童稚見稱說祝身得如斯儕輩妬且熱喘如竹筒吹老婦願嫁女約不論財貲老翁不量力累日

答其增紙價於京朝

左思傳思賦三都構思十年時人未之重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

也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中紙貴南史殷淑儀傳謝莊作哀策文奏之帝卧覽讀起坐流涕曰不謂當今

復有此才都下傳寫紙墨為之貴世說庾闡作楊都賦成人競傳寫都下為之紙貴郭受詩衡陽紙價頓能高

人亦有言衣鉢恐成於故事

詩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又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又人

亦有言德輶如毛撫言放勝後狀元以下到主司徒謝名曰謝衣鉢衣鉢謂得主司名第其或主司先人同名

第即謝大衣鉢也葉石林云唐末禮部知貢舉有得程文優者即以已登科時名次處之不以甲乙為高下也



謂之傳衣鉢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後得范魯公質遂處以十三其後范登相位官至太子太傅封國於魯與凝皆同有獻詩云自此廟堂我則無勇鼓旗空譟於後塵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

左傳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又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又鼓譟而出冠恂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六一居士詩安得二子接揮鋒兩交銳我亦願助勇鼓旗譟其旁既經品題敢

自暴棄遺餘不補十年任韓子之窮

俱見前

名節苟全一

第真魯山之溷

新唐書元結傳結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事元德秀天寶十二載舉進士禮

部侍郎楊俊見其文曰一第溷子耳有司得子是賴果擢上第復舉制科按魯山當作次山豈因紫芝誤記耶

身未可許人也猶欲與後死之斯文

聶政傳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

子亦來見我乎政恐事先生之有罪伏遇某官求士為

國事君以人荀子上臣言動必書今立二螭頭而和墨

汁百官志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若殿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

濡筆皆即均處時號螭頭許渾詩繞歸龍尾舍雞舌更立螭頭運兔毫榮進素定寧止四

龍首之至黃扉西清詩話本朝狀頭入相者呂文穆蒙正王文正曾李文定迪宋元憲庠元憲

登庸知制誥石揚休賀以詩曰皇朝四十三龍首身到黃扉止四人副樞王伯庸堯臣曰何不道已四人而特

言止惜哉蓋伯庸繼元憲魁天下士然未幾薨于位自慶歷及今迄未有先多士而後大拜者異哉餘見前

竊聞滿籠之參芝豈少一株之桃李然勸相國家之業

自旁招俊乂而基公求士甚士之求公會須連茹俱見前

子絕長非長者絕子自合負荆廉頗傳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賓客至藺相如

門謝罪注肉袒者謂袒衣而露肉也荆楚也可以為鞭也其一莊未荒萬間是訖向

來辦香之敬真為南豐此去翹材之延願觀東閣俱見前

### 及第謝宗縣尉炳

薦書下士徵君子之異知昌黎感二鳥賦曾不得薦書齒下士於朝以仰望天子之

光奏記中涓缺門生之庸敬蕭望之傳鄭朋奏記望之曹參傳參以中涓從如淳

曰中涓如中謁者師古曰涓潔也言在中主知潔清灑掃之事蓋親近左右也戴氏鼠璞云今人通竿牘言典

籤王府官也記府掌記幕府官也已難用之書史中渭之稱尤更為借漢石奮為中渭受書謁此豈臣下所宜

用抑馬周實淹於逆旅

舊唐書馬周傳少孤貧落拓不為州里所敬補博州助教刺史

達奚恕屢加咎責又為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西遊長安宿於新豐逆旅主人唯供諸商販而不顧待周遂

命酒一斛八升悠然獨酌主人深異之

非牛堪敢傲於有司

注見下文

未之負

荆條

見上

遐不削牘

詩遐不謂矣注遐遠謂勤也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禮記引詩瑕不

謂矣注瑕之言胡也原陟傳削牘為疏注牘木簡也

恭惟某官眼高四海

東坡詩眼高四

海空筆落九天

山谷詩空餘詩語工落筆九天上

繡十二經尤有取太

平之典

莊子孔子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繡十二經以說老聃杜淹文中子世家西游長安見隋

文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古驗今恢恢乎運天下于指掌矣 對三

千字謂當冠秀士之羣

禮記命卿論秀士升之司徒馬曰選士韓詩諺映秀士羣

小殿於及門鼇固安於戴石

宜春傳信錄盧肇就江西解為試官末送肇有謝啓

云巨鼇負鴈首冠蓬山試官謂之曰昨限以人數擠排雖獲仰展深慙名第奉免焉得首冠蓬山之謂肇曰必知明公垂問大凡頑石在上巨鼇戴之豈非首冠耶一座大笑夢溪筆談鄭毅夫自負時名國子監以第五人送意甚不平謝主司啓事有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之句又云騏驎已老甘驚馬以先之巨鼇不靈因頑石之在上主司深銜之他日廷策主司為考官必欲點落以報其不遜有試業似獬者枉遭斥逐既而發考卷則解孜孜甘旨屈為孟東野之窮 韓詩有乃第一及第

郊受材寶雄鷲孜孜懇懇精忠方抱梅南昌之節梅福傳為

營甘旨辛苦久所冒懇懇精忠方抱梅南昌之節梅福傳為

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淒其風木

上言變事求假輅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淒其風木

詩淒其以風注淒寒風也韓詩外傳越在塊苦禮記寢

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越在塊苦禮記寢

所以為至諒朝祥之琴成聲見前則暮召之蓋相望主父

痛飾也諒朝祥之琴成聲見前則暮召之蓋相望主父

朝奏暮召入見文帝紀冠蓋相望結轍于道食貨志千

里游教冠蓋相望董仲舒傳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

孤其頃偕鄉計武帝紀令與計偕師古曰計者上計簿

使也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

俱嘗累公知由庶士而登司徒不知恩者非人也柳河

顧十郎書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去

十有九人又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去

民畝而就吏祿豈進謝則為私乎

昌黎送牛堪序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

就吏祿其為獲也亦大矣未聞進謝於其門者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為私

乎顧迷京洛之塵

陸機詩京洛多風塵謝朓詩誰能久京洛淄塵染素衣孟郊詩如知吳楚

水不及京洛塵

實隔蓬萊之水

史記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在渤海中及到反居水下終

莫能至

故者無失為故乃不知儼然衰經之中

禮記親者毋失其為

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又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左傳在衰經之中是以未敢請

誅之不可勝

誅自當即麾之門牆之外

法言在夷狄則引之倚門牆則麾之

顧勤一介

左傳一介之使注一夫也

先枉雙魚既倒植之可慙

莊子草木之倒植者過半賈誼

賦聖賢逆曳兮方正倒植

復暗投而失報

鄒陽傳以聞投人於道

青衫短笏漸

從矮屋以著身

前見

紫磨真金尚負洪鑪之定價

孔融聖人優劣

論金優者曰紫磨猶人之有聖也南史林邑傳林邑王陽邁初在孕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席藉之其色光麗

夷人謂金之精者為陽邁若中國云紫磨者因以為名尚書惟金三品疏黃金謂之璽其美者謂之鏐郭璞曰

鏐即紫磨金也

然已長伯樂之廐敢遂荒陸氏之莊

俱見前

某無

以報恩期於強學

禮記夙夜強學以待問法言君子強學而力行

其行已若有

愧於道何以文為

韓文感二鳥賦其行已不敢有愧於道其閒居思念前古當今之故亦僅

志其一二大者焉

雖無報而不辱其門請從今始

東坡祭韓忠獻公文公惟



人傑而不自賢堂名閱古以古律身況我小生罕見寡聞敢不師公洽民與軍雖無以報不辱其門又祭歐文忠公夫人文蒼顏白髮復見潁人潁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



四六標準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四六標準卷五

六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顧裕涇

欽定四庫全書

四六標準卷五

宋 李劉 撰

謝到任

代鄒給事到帥任謝任參政

鄒給事當是鄒應龍時除潭帥詳啓意可

見詳本卷後條任參政當是希夷詳第一卷上任中書條

輿轎踰嶺方營三徑之謀

嚴助傳輿轎而踰嶺挖丹而入水服虔曰轎音橋謂隘道

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徑音勁說文步道也徐曰道不容車故曰步道小道也三輔決錄蔣詡竹下開三

徑惟故人求仲羊仲從之持園潛傳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鼓枻浮湘又玷十連

之寄

屈原漁父篇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枻以制切  
揖也一曰柁也或作棹梁劉峻詩鼓枻浮大川

在相國知之至矣

韓文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  
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

莫之敢獨愈辱先  
索相國知之至矣

殆鄉人善者好之

任希夷傳其先眉  
州人其祖賢臣仕

閩因家邵武郡應龍邵  
武府泰寧縣人故云

昉泣事之云初

公羊傳昉於此  
乎何休注適也

齊人

豈修詞其敢後恭惟某官人今而心古氣勁而貌

和學問淵源得尊主庇民之道

舊唐書太宗紀贊以房  
杜之智不踰乎丘軻遂

能尊主庇民者遭時也李晟傳功與時並才與世生苟  
蘊其才遇其時尊主庇民何代蔑有東坡詩尊主庇民

君有道樂天  
知命我無憂

緒餘土苴為開物成務之才

莊子道之真  
以治身其緒

餘以為國家其土直以治天下繫辭夫易何為者也夫  
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疏開通天下  
之志成就自翊輔於天樞鬼谷子人君亦有天樞生養  
天下之務成藏亦復不別干而逆之逆  
之雖盛迄規恢於土宇揚雄諫書規恢萬載之業詩  
必衰爾土宇販章亦孔之厚矣晉

參大政益播壯猷天將降任是人庸釋高文之宿憤班固

封燕然山銘序上以據高予惟克邁乃訓共觀周召之

同心尚書爾交脩予罔予某分閭罔功杜詩分閭救歸

田已幸張衡有敢意躋班於延閣建藏書之策置寫書

之官如淳曰劉歆七略曰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職  
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淮南子延閣棧道蜀都賦

結陽城之延閣

更令承惠於价藩

賈誼傳恭承嘉惠分詩价人惟藩

惟是清淑

扶輿之區

藝苑雌黃云後漢陳球傳太尉李威時病乃扶輿而起韓退之送廖道士序云衡山之神

既靈而邇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蛇蟠扶輿磅礴而鬱積王褒九懷云登羊角兮扶輿王介甫詩扶輿渡

陽羨窈窕一川花按趙穆別傳汲郡修武趙君薦宰相不就太守羊伊遂扶輿激喻以充歲貢

尚多愁

恨歎息之俗鼠窮已甚

俱見前

蚊負奚堪

莊子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

河而使蚊負山也

必先達之士為之前焉既感裏言之賜

韓文士之

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左傳寡人出伯父無裏言裏言納我之言

有刺史之榮無其難者尚祈終惠之私

韓文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

然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歛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蕪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

### 代鄒給事到帥任謝鄭參政

顓天還印甫辭五嶺之炎

尚書保抱揭持厥婦子以哀顓天顓音喻呼也杜詩五嶺

皆炎熱宜人獨桂林

易地剖符遽得三湘之勝

杜詩得歸茅屋赴成都真為文翁再

剖符李詩嘯起白雲飛七澤歌吟綠水動三湘三湘謂湘潭湘鄉湘陰小學紺珠經三湘謂江湘沅也

將

母固諧於安便

詩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注將養也

拊躬但愧於叨逾冒

再僂而弗俞

左傳一命而僂再命而僂三命而俯

知一陶之有自

崔駰傳坏冶一



陶恭惟某官才弘而毅器博以周醴假無言贊一日萬

幾之運

詩醴假無言時靡有爭傳云醴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箋云總升堂而齊一皆服其職勸

其事寂然無言語者禮記注言奏大樂于清廟之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者尚書一日二日萬幾柔

嘉維則聳六服羣辟之瞻

詩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疏云言此

仲山甫之德如何乎柔和而美善唯可以為法則尚書六服羣辟罔不承德

人固料代何之

用參

曹參傳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

上亦知安劉

之必勃

高帝紀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

兩地碧雲之暫駐既厚

仔肩

江淹雜體詩日暮碧雲合美人殊未來詩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傳佛大也仔肩克也箋佛輔也輔

佛是任示道以顯明之德正義曰鄭讀九天黃道之安

行亟膺顯面

唐詩九天日月開黃道月令正義日有九道河圖帝覽嬉云黃道一青赤白黑道各

二春從青道夏赤秋白冬黑李尋傳天宮上相上將皆顯面正朝孟康曰朝太微宮垣也西垣為上將東垣為上相各專一面而某守藩弗績席陰終更谷永與段會宗書終更丞

還所願歸田徑返林鳥之哺

成公綏鳥賦序夫鳥為瑞矣以其返哺識養故為

吉鳥春秋運斗樞飛翔羽翮為陽陽氣仁故鳥返哺也譙子法訓夫孝行之本晉本而求末者未有得之者也如或得之君子不貴矣鳥者而有返哺之心況人而無孝心者乎張協七命園絕反哺之鳥東晉文嗷嗷林鳥受哺于子杜詩林鳥返哺聲山谷詩看盡林鳥反哺兒敢期易鎮竟為檣燕之畱

杜詩橋燕語留人

惟一重一掩號淳古之江山

杜工部集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注一重一掩山也

有如吾肺腑然又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內不喧呼

離騷啓九辨與九歌今夏康娛以自縱屈原有九歌

而九辨九歌餘芬香之草木六晉以事神之言寓忠君之意原弟子宋玉惜其師忠信見放作九辨五晉以辨之皆代原之意

豈小

材之能任由大造之曲成謂國小不足回旋此豈為我

輩而設

漢書注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長沙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

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阮籍傳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識之籍曰禮豈為我設耶

使政平而無愁歎庶不為門下之羞

見前

榮州到任謝丞相

榮州即今嘉定州榮縣本漢南安縣地齊立南安郡隋置太宰

縣屬資州唐析太宰置旭川縣以縣置榮州宋以光宗潛藩陞紹熙府

佐黔巫之東鄙甘半刺之翱翔

河東武岡銘序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

雜憂杜詩半判已翱翔

守巴轅之南榮累一陶之坏冶

榮州有榮梨榮隱榮

德三山故名楚辭與吾期兮南榮雀駟傳坏冶一陶羣生侍理

幕府十年之未久

杜詩十年

出幕府自可持旌麾

角巾兩火之可逃

羊祜與弟書云既定邊事當角巾東洛歸故里薛革

除左散騎常侍年至而無疾請告角巾東洛時甚重之李詩角巾東出商山道道經云兩火一刀可以逃言刺

中多名山可以避災也刺字從兩火榮字亦兩火故云諸集拾遺李旼為國子直講求郡晨登講席諸生見旼

巾上雨焰火起  
是日得榮州

間關半暮

王莽傳馳入宮間關至漸臺荀彧傳荀君乃越河冀間關

以從曹氏注猶言崎嶇展轉也

辛苦萬狀

杜詩寂寞甘辛苦孟郊詩感激增萬狀

甫茲領

事率爾裁牋伏念某才不瘳人

瘳通作愈勝也前藝文志不猶瘳於野乎學

徒泥古招諸生於館下幾毀於隨

昌黎進學解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

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

處別駕之治中無材可展

蜀志

龐統傳統守來陽令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遣先主書曰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

耳姑俟及瓜之代見前式遄行李之歸

詩式遄其歸注式用遄速也言周人

欲仲山甫之速歸敢圖分銅獸之符

文帝紀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柳文皇帝下銅

獸猥使展石龜之郡宋葉廷珪海錄碎事榮州榮梨山有石洞洞中有石狀如龜形案十

道圖云此州乃道圖云此州乃惟義和之僻壤榮州唐天寶初改義和郡乾元初又為榮州宋

古石龜州也因實光廟之潛藩朝野雜記天子即位嘗所領州鎮自防禦而下皆陞軍名若節鎮州則建

為府宋史光宗紀紹興十七年生于藩邸二十年授右監門衛率府副率轉榮州刺史進封榮王升軍

開府獨未霑恩榮州以光宗潛藩陞為紹熙府視邦選戾率多就近韓文

視邦選戾以公來尸蓋民田歲租止五千石而公使年計僅六百

緡財匪鬼輸全仰作鹹之潤尚書潤下作鹹郡資井養詎堪竭

澤之漁易吳乎水而水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史記竭澤涸

涸澤則蛟龍不合陰陽呂氏春秋竭澤而漁豈

日臣之使於楚也又寡君乏使又日君乏使使臣斯司  
馬東坡詩故侯瓜在有頽垣范滂傳登車攬轡韓文無  
疾其驅天  
子有詔  
夜枕不安新尹懷章而未上  
婁敬傳安枕而臥杜詩酒酣誇

新尹朱買臣傳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守  
卿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  
勤廟堂之軫

念  
紆楚辭鬱結紆軫兮謝莊月賦情  
慮獄市之擾姦  
曹參

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孟康曰  
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為亂

姑令副貳之車  
職源王之倖車注倖乃副車今以  
且護

方寸之印  
淮南王傳以方寸之印  
鶉兮胡瞻於不獵  
詩

狩不獵胡瞻爾  
庭有懸鶉兮  
馬也詎可以守閭  
韓文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

正使五日京兆之間

張敞傳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

亦有千里宅生

之寄

宋翰苑新書云後漢書劉愷曰二千石宅生千里之師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今按劉愷傳無宅

生二

科瑣邊吏非蒙真漢相之知

丙吉傳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注

瑣錄也欲科條其人老少及所經歷知其本以文武進也王商傳此真漢相矣詳見前

申畫郊圻

安得假齊王之命

尚書申畫郊圻慎固封守淮陰侯傳齊夸詐多變不為假王以填之其執

不定臣請自立為假王

茲蓋伏遇某官得聖之任為帝者師

張良傳以

三寸舌為

萬億年敬天之休豈止書郭中令之考

尚書公其

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餘見前

五百歲名世者出蓋欲傳孟軻氏之宗



更新紹定之初元

紹定宋理宗年號

遴選神爵之良吏

神爵漢宣帝年

號循吏傳孝宣錄反陋登至尊厲精為治拜刺史守相

輒親見問觀其所錄二十石有治效輒以璽書勉厲增

秩賜金故漢世謂友邦必立之亞旅正欲充虛

尚書嗟我友邦

良吏於是為盛

謂友邦必立之亞旅正欲充虛

冢君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幸督郵未逐於聾丞不妨借聽

黃霸傳長史許丞老

病聾督郵白彼逐

雖小人乘器終於必奪

繫辭負也者小人之事也

之韓文借聽於聾雖小人乘器終於必奪

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然大鈞播物允矣無垠

詩允

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然大鈞播物允矣無垠

矣君子某敢不三思而行一日必葺

左傳叔孫所舍雖一日必葺其牆屋

餘見前

去之日雖慙尸祝越尊俎而代庖人之勞

莊子庖人雖不治庖尸祝

不越尊俎而代之矣。當籍吏民封府庫以待將軍之至。高帝紀籍吏民封府

庫待將軍師古

曰籍謂為簿籍

太守謝史丞相

眉州到任。○眉州為漢武陽南安二縣地屬犍為郡蜀漢及晉宋皆

因之齊分置齊通郡梁立青州西魏改眉州

伏以乘榮隱之障方幸終更

張湯傳迺遣山乘障師古曰乘登也登而守之郭謂

塞上安險之處別築為城因置吏士而為障蔽以捍寇也榮隱山在榮州北三十里相傳古有榮隱先生脩道

於分通義之符濫叨詳試

西魏眉州治通義縣唐大寶初改通義郡蕭望之傳帝察

望之經明持重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適值賓賢而觀國

易觀六四觀國

之光利用賓於王象

又令主試於坤文

淮南子坤維在西南言主蜀試

既徹棘圍

通典武德以來禮部闈試之日皆嚴設兵衛薦棘圍之搜索衣服識訶出入以防假濫焉

五代史和凝傳凝知貢舉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為誼譁以動主司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

以為常凝徹棘開門而士皆肅然無譁所取皆一時之秀

遂趨瓜戍伏念某賤資塞

淺

莊子啟精神乎蹇淺

觸事坎艱

蹇坎卦名

學術荒卑弗知深造之以

道技能謏薄又非適用之謂才

謏音翦淺也史記能薄材謏韓文適於用之謂

才堪其事之謂力

出幕十年一登文石

杜詩十年出幕府梅福傳願一登文石之陞

奉祠三載半刺武岡

輿地紀勝武岡因漢伐五溪蠻保此岡故名左右二岡相峙

曾

未滿秩之間候奉專城之寵

古詩陌上桑四十專城居

跨健牂之徽

命與仇謀

健音乾牂音賊後漢郡國志益州有健為郡牂牁郡韓文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健牂牛牂

牂羊也借地名對牛羊甚巧

求牛羊之芻心勞政拙

陽城傳撫字心勞征科政拙

得以理去不自意全

東坡集七年遠謫不自意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

丙穴維

舟徑欲歸耕於谷口

後漢書公孫述傳注丙穴出嘉魚在漢中按丙穴在今夔州府達州

東北廢明通縣井峽中凡十穴穴口向丙故名杜詩魚知丙穴由來美法言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

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

庚書傳置顧令改牧於我眉

禮記注庚之言

更也律歷志敘更于庚易先庚後庚取更變之義王弼注申命令謂之庚漢制有卒更踐更過更庚書猶更書

也我眉在今嘉定州南二百里來自岷山連岡疊嶂惟延袤三百里至此突起三峰其二峰對峙宛若蛾眉

是四蜀之封疆

巴蜀黔漢為四蜀

重在三蘇之鄉國然好文而

慕權勢至今餘西漢之風

漢書地理志景武間文翁為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

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

其事守如古君臣近世異北壩之記

東坡眉山遠景樓記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民尊吏而畏法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畱之上不奪其請既畱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壩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比緣兵潰轉覺民流厥既獻賢能之書周禮卿大夫之職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卿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

甫及理愁恨之歎飯去誰守猶幸滴博之雲收

杜詩已收滴博

雲中戍注滴博西山城名雲中言其高也高適上疏所謂在窮山之巔公西山詩轉輿上青天是也

超願

乞歸孰念玉關之人老

班超傳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墨客揮犀云蔡

持正久在邊任晚年以龍圖閣直學士再守平涼作喜達鶯一闋以自廣云霜天清曉望紫塞古木寒雲衰草溪馬嘶風邊鴻翻月隴上鐵衣寒早欲歌倚曲悲壯盡道天恩須報塞垣樂盡路難錦領山西年少談笑刁斗靜烽火一把長報平安托聖主憂邊威懷遐方驕虜且寬天討歲華向晚愁思誰念玉關人老太平也且歡娛須把金尊頻倒此曲成大傳都下東軒筆錄蔡挺自寶元以後歷邊任至熙寧初猶帥平涼會邊無事因作樂歌以教邊人有誰念玉關人老之句自此盛傳至都下未幾召為樞密副使

茲蓋伏遇某官

箕裘輔弼徵角君臣精神峻喬嶽之瞻

朱异傳器宇弘深神表峯峻

談笑回狂瀾之倒

韓文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于既倒

大鈞播物實細別

於九流

見前

直柄當權亦曲成於萬物

侯喜石鼎聯句直柄未當權塞口且

吞聲繫辭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有念一寒之蹇剝

定命錄魏元忠有善

相者謂曰公當位極人臣然命多蹇剝

已成十暑之睽離

蹇剝睽離四卦名

更以

一麾

見前

試之再鼓

韓詩有琴具徽絃再鼓聽愈淡

某敢不謹固封守

尚書

慎固

宣布中和

王褒傳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師古曰中和者言政治和平也樂職者言百

官各得其職也宣布者風化普及無所不被王楙野客叢書云今率以中和樂職詩為太守事詳王褒何武傳

乃監司頌朝廷德化非太守事也中和樂職宣布乃三詩篇名注謂中和者政教隆平樂職者百官樂職宣布者德化周洽豈郡守所安哉前江陵後弘農詎能及劉昆之政後漢書儒

林傳劉昆字桓公微為光祿勳光武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

昆對曰治南陽如上蔡仰在申召父之規前漢書循吏傳召信臣字

翁卿遣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還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感悚惟深

敷陳罔既

榮州到任謝桂制置

假守三榮叨塵統部

三榮謂榮縣榮隱榮德

牽江萬里既見吏民



十四萬石有憐薄命值雷轟薦福之碑

冷齋夜話范文正公守鄱陽有

書生獻詩甚工文正禮之書生自言天下之寒賤者無在某右時或行歐陽率更文字薦福碑石卒直千錢文正為打千本使售于京紙墨已具一夕雷碎其碑故時人為之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王明清玉照新志云雷轟薦福碑事見楚僧慧洪冷齋夜話去歲婁彥發機自饒州通判歸詢之云薦福雖號鄱陽巨刹元無此碑乃慧洪偽為是說然東坡已有詩云云攷慧洪此書距坡下世已逾一紀蓋未嘗先接則非洪之鑿空矣

或辱寬征使乳復零陵之穴

柳文零陵郡復乳穴記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今刺史崔公至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者吾以刺史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

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

賴而後力吾是以誠告焉

乞從舊額以惠疲氓

氓謨音切通作

祇說文民也周禮注惜惜無知貌

亦通作萌劉向傳民萌何以戒勉

其敢不祇通寬條

尚書

今民將在祇

通乃文考

布宣隆指修慘怛忠利之實

怛當割切說文惜也漢書

支體傷則心惜怛

銷愁恨歎息之聲

見前

可以言未可以言亦恃

有仁人之在上

韓文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于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待

吾相也

哀之命不哀之命也更惟恕躁者之多辭

韓文其哀之命

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

號之者亦命也繫辭躁人之辭多

歸倚惟深敷宣罔

既

通判到任謝薛參政

宣武岡軍

滿神圉之祠廩無繼粟

司馬相如傳悉微靈圉而選之今部署衆神於遙光又鬼神接

靈圉實于閑館注靈圉衆仙號也

贊夫夷之長戍偶及瓜

武岡軍本漢零陵郡夫夷

縣地武帝時為武夷侯國

題輿佐岳以安能

謝承書周景為豫州辟陳蕃為別駕不就景題

別駕輿曰陳仲舉座不復更辟蕃起就職陳子昂集題輿佐歡無展驥之能白帖貳職四嶽佐理六條

伐

輻寘河之有愧

詩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注輻檀輻也側猶涯也言君子之人不得仕進

坎坎然身自伐輻置之于河之側若待明君乃仕

輒裁小牘少謝大鈞

見伏念

某全抱迂疎平沈庸俗徒有黽勉六七年之歎

黽音閏爾雅勉

也詩黽勉同心亦作僣陸機文賦在有無而僣勉通作  
閔谷永傳閔勉通樂嚴氏詩話云力所不堪心所不欲  
而勉強為之曰黽又詩何有何亡尚何扶搖三萬里之  
黽勉求之又黽勉從事不敢告勞

圖項由掌故之官

量錯傳以文學為太常掌故匡衡傳  
以不應令除為太常掌故儒林傳丙

抖四十人補文學掌故應劭曰掌  
故六百石史主故事言為架閣

猥分齒胄之教

唐玄  
宗紀

入學齒胄文選入虎  
闕而齒胄言為國錄

大風有隧俄然電掃以雷驅

詩大  
風有

隧貪人敗類傳隧道也箋西風謂之大風正義曰大作  
泰西風成物物豐泰也上言王用惡人此云惡有本性

不可改變如大風所從之來自有其道  
唐太宗紀風除霆掃文選雷動風驅

古井無波幸爾

水清而石見

白樂天詩無波古井水古樂府艷歌行夫  
壻從門來斜柯西北眄語卿且勿盼水清

石自見山谷詩水清石見君所知此是吾家秘密藏又  
難以口舌爭水清石自見職林海邊有越王石嘗隱雲

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宋虞愿特畀治中之任漢  
為晉安太守往觀之清徹無所隱蔽

儀文帝時丞相于定國條州大小為設吏員治中別駕  
諸郡從事通典治中從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衆曹文

書漢制也白帖別俾從方外之游世說謝奕字無奕桓  
駕亦曰治中從事

猶推布衣交在溫座岸幘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  
方外司馬北史王昕性閑澹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

不移人謂之維時都梁之區都梁山在武岡軍東一百  
方外司馬三十里漢以此名縣都梁

石在武岡州治東南高十丈餘都梁水在武岡城西南會夫夷水經新化益陽入于洞庭乃昔槃瓠

之境後漢書西南夷傳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募有能  
得其將吳將軍頭者購黃金千鎰邑萬家妻以少

女時帝有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遂銜人頭造闕診之乃吳將軍首也帝不得已以女配槃瓠槃瓠負女走入

南山經三年生六男六女其後滋蔓號曰蠻夷今長沙武陵蠻是也歲租仰於永邵永州

沙國邵州即峒窟接於辰沅辰州漢武陵郡唐置州沅今寶慶府州梁沅陵郡隋屬辰州唐

改沅元和遣兵惡其置魁而立伍伍當作帥柳文武岡銘序元和七年黔巫

東都蠻獠雜擾盜弄庫兵賊脅守帥南宗寧升郡猶未鉤祥河外誘西原置魁立帥殺牲盟誓

建牧而立參宋宗寧四年以邵州疆境廣漠析武岡經寧二縣置武岡軍周禮太宰乃施典于邦

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蓋一歲止萬石之租而四郊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

無百金之子漢文帝紀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然而事簡鴈鷺之左右

亦稀

韓文大書行吏把成案詣丞卷其前

況已食浮螳

蟬之有無何計

禮記故君子與其使食浮于人也寧使人浮于食東坡詩欲問君王乞符竹但

憂無蟬有監

儻水火不交於百姓

北史趙軌隋文帝時為齊州別駕有能名

後詔徵入朝父老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杯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相

飲之

則風月亦足以平分

東坡詞獨倚胡牀庾公樓外峯千朵與誰同坐明月

清風我別乘一來有唱終須和此蓋伏遇某官弼亮天

功平章人品

尚書平章百姓

謂柳子而在臺省未必如司馬之

可傳

昌黎柳子厚墓誌銘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

之且必復用不窮然于厚斥不久窮不極其文學使趙  
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

溫而果丈夫又何患郡丞之能伏

後漢趙溫字子柔為京兆郡丞歎曰丈夫

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後官至三公

沉黔東嘯呼之已靖

武岡銘序黔巫東鄙洞窟

林麓嘯呼成羣

有湖南清絕之可親

杜詩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宋陳簡齋武岡詩黛

染峯巒水染藍石分湖北左湖南

使自謀之何以過此

于湖居士集祿優足以仁族事

簡足以養病使某自謀不過如此

其敢不謹修厥職勉既乃心思曹王

蹕騎之功無羞宗派

昌黎曹成王碑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叛于是以

王帥湖南以討良為事王即假為使者從一騎蹕五百里抵良壁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不得已錯愕迎拜



盡降其軍哦杜老化鯤之句更問詞源杜詩佇鳴南嶽鳳欲  
化北溟鯢又浩蕩問

源詞

通判到任謝葛簽樞

武岡軍

誨館下之諸生夙蒙采菲

見前

補黔中之上佐茲遂及瓜

職源別駕長史司馬通謂之上佐新唐書王忠嗣傳明

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不者黔中上佐

耳詳揣弱念以易盈韓詩強懷張不撫窮途而致感阮

見前傳籍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伏念某學不聞道才

窮輒慟哭而返杜詩似欲慰窮途

無瘡人負米為親飽固悲於弗洎

家語子路見於孔子

曰由也事二親之時

四六集

三

常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餘析薪無子賤亦覺其有涯左傳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莊子吾生也有

涯顧平生竊祿以代耕乃三歲賣文而求活

丁隱君歌前日相逢

正賣文一錢不直空云云今來利作採山斧可以拋身

其無假借也語不露味之愈佳揚子雲却蜀人錢十萬

事頃中以柳易播之請

昌黎柳子厚墓誌中山劉夢得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

所居將拜疏願以柳易播

遂忘得隴望蜀之嫌

岑彭傳人苦不足既平隴復望蜀

愧

在其肝悵莫追於馬

東坡詩有愧在其肝謝惠連口歲宣納之由寔伊樞機唯古是

雖為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間五鼎烹正丹之穴犀之顛  
謂蟹也陰陽家以井鬼之分為巨蟹宮

近又築鯨鯢之觀

武岡銘有穴之丹有犀之顛匪曰余固公不可賂左傳古者明王伐不敬

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  
是有京觀以懲淫慝詳別見然以非材之典午譙周嘗書

版示文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謂司馬也月酉  
八月也至八月而文王果崩賈充傳贊典午分崩韓詩

長慙典午非材職得就閒官即至公

固在協恭而同寅

尚書同寅協恭和衷哉

水火

弗與百姓交無須錢別

見謝薛參政條

風月不用一錢買何必

平分

李詩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餘別見

茲蓋伏遇某官道格

君心識通治體

賈誼傳贊通達國體

進務閑邪而陳善退思激濁

以揚清

王珪傳激濁揚清嫉惡好善

天豁露繁南嶽要聞於鳴鳳

杜詩

爽氣金天豁清談玉露繁

水清霜潔北臺自肅於棲鳥

蘇味道懷臺中諸侍御詩薄游忝霜署直措戒冰心鄴都故事御史臺在宮闕西南其門北開以取冬殺之義

通典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十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

姑試治中

通典治中從事

史一人居中治事主衆曹文書漢制也

且遊方外

莊子彼游方之外者也而邱由方之內者也世

說桓溫辟謝奕為司馬既上猶推布衣交在溫坐岸憤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

某敢不

修其可願

尚書敬修其可願

勉爾遁思

詩慎爾優游勉爾遁思正義曰思而不來設言

與之訣汝誠在外優游之事勉力行汝遁思之志

聾且勿使不終也極而與之自訣之辭思語辭不為義

何傷正欲不聞於黜陟

黃霸傳許丞廉吏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幸無失賢者意韓文

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于時者之所為也

噤不得用又當且止於吟哦

韓文博陵崔斯立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既噤不得施用對樹二松日哦其間

### 除兩浙運幹謝趙尚書

汝述

舐淮南之丹久辱青冥之送

韓詩青冥送吹噓餘見前

涸江西之轍

仍為綠水之依

前見

非公寔與之主張

莊子孰主張是

此事亦幾

於瀟落

莊子瓠落無所容注瓠音獲瀟落猶廓落也

既祗賤役盡控謝牋恭

惟某官北海脩身

後漢書北海王睦少好學博通書傳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

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

東平樂善

東平王傳帝手詔國中傳曰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

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

禮樂三雍之對卓爾不羣

漢書河間獻王德武

帝時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贊曰夫惟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文章萬丈之光飄

然無敵

韓詩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杜詩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

密勿星辰之履

後漢書謝夷吾傳雖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隱魏志杜恕傳密勿大臣晉書王坦之傳贊或寄重文昌允釐于袞

職或任華綸閣密勿于王言南史劉穆之傳密勿軍國心力俱盡杜詩經緯固密勿夢弼注黽勉也高適詩深

沉謀九德密勿契千齡王荆公詩優遊彌縫天地之爐

太平日密勿老成人杜詩聽履上星辰左傳彌縫其闕而匡救其菑賈誼傳天地為鑪兮造化為工

當江濤如此之時

宋朱新仲

詩天氣未佳宜且住  
江濤如此欲安行  
思丞徒楫之之計  
詩丞徒楫之箋

涇水中之舟順流而行乃衆徒船人以  
揖擢之故也興衆臣賢者行君政令  
汲引不遺於片

善  
李習之集汲引之惠如帆得風鮑  
照詩一言分珪爵片善辭草萊  
繫維長恐其遐心

詩序白駒大夫刺宣王也箋刺其不能留賢也詩皎皎  
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又母金玉爾音而

有遐心注宣王不能用賢有乘白駒而去者願此白駒  
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永今朝愛而欲留之

也既不可留當傳書信毋得自愛  
音聲貴如金玉而有疎遠我之心  
潤物之澤無聲既優

既渥  
杜詩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  
細無聲詩既優既渥既霑既足正義云既已優洽

既已推轂之言有味不進不休  
荀勗傳帝嘗謂曰魏武  
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

進不止苟公遠之  
退惡不退不休

斷度收羅欲細楠大栴之各得

柳文然後

斷度收羅捐危顛芟繁柯乘水潦之波以入于河而  
注焉衆音盲韓文大木爲衆細木爲楠此以木喻

又

負偃植將震風凌雨而後知

唐書劉弘基傳贊若榱桷梁柱以成大室又負偃植

各安所施而無遺材法言震風凌雨  
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也此以室喻

能令此意之常存

豈獨於今之受賜如某無用所向多艱未能茹商嶺之

芝前漢王貢傳序漢興有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

之定皇甫謐高士傳四皓見秦亂作歌曰漠漠高山深  
谷迢迢暄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賈至

詩悠哉千里心欲采商山芝杜詩吾愛  
漢初老時清猶茹芝又千載商山芝  
還復索長安之



米

前見

誰其知者公獨惻然卒欲化鯢而為鵬

莊子北冥有魚其名

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為鵬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

不料喝盧而成

雉

南史顏師伯傳孝武嘗與樗蒲帝擲得雉大悅謂必勝師伯後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歛手曰幾作盧唐李

翱五木經元章注雉為二梟為六盧為四

然感恩固在於知己則受德豈待

於成身

俱見前

但令古路之未荒

韓詩仁義路久荒柳詩銅駝御路荒

敢恨

吾廬之獨破

杜詩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愈幸甚三為屬吏矣相國

知之

韓文愈幸甚三得為屬吏朝夕不離閣下出入五年又相國知之至矣

起在此勤至

他人乎執事責也

老泉集若夫其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

洵何有哉  
餘見前

代石僉判

孝理

到任謝丞相

絃歌學道偶得代於瓜期

見前

造化為工俾充員於蓮幕

賈誼傳天地為鑪兮  
造化為工餘見前

待闕之日既淺陪京之地甚雄

張衡

賦於顯樂都既麗且康  
陪京之南居漢之陽

偏親有就養之驩數口無啼饑

之苦

韓文冬暖而兒號  
寒年豐而妻啼飢

孰主張是

見上條

遂濟登茲

韓文上勤

下順遂  
濟登茲

全由大鈞鑪錘之功敢廢小夫竿牘之敬

俱見前

伏念某粗勤家學尚缺世科揆材僅可以麤供涉世敢

萌於厚望惟宵人之乃祖乃父

廣陵王傳母通宵人注小人也尚書惟乃祖乃

父世篤忠貞

與先生則非故非親

唐崔祐甫為相不至期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或者

以為識祐甫曰不然非親與舊則安得而知之

辱收夾袋之姓名力加論薦

臣名

言行錄呂文穆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為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凡今懷繡之

簪笏實出挈提

繡悲萌切說文束也廣韻束兒衣也韓詩爵勳連僮隸簪笏自懷繡注繡小兒

衣也以繒帛為之亦謂之襁陳餘傳左提右挈

家世受知己四十年兄弟感恩

非一二數茲偶償百里之債亦欲干牛刺之除然而母

老家貧難需久次矧是望輕資淺當避勝流適聞僉掾

之虛

僉掾即僉判

輒致緘詞之請亟蒙中入非有裏言

見前尋

承繼粟繼肉之頌又沐載笑載色之遇

詩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由

衷所請如嚮之從

繫辭其受命也如嚮

人或謂分寸之躋攀何其

廉也

韓詩躋攀分寸不可上東方朔傳割之不多又何廉也

自不翅三百之距踊

惟恐失之

左傳距躍五百曲踊三百莫白切勵也距躍超越也謂距地向前起躍越物而過凡三

次勉勵而為之曲踊跳踊也謂向上跳而折腹下亦三次勉勵而為之百猶勵也一說百猶阡陌之陌距躍直

跳也曲踊橫跳也

捧檄而歸倚門亦喜

俱見前

伏遇某官相邦哲

居然之羣博之材

韓文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為多賢與之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

羣羣與博之為人吾和之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游皆可信而得其為人矣大鈞

垓北以無垠寧忍匹夫之求備

尚書無求備于一夫餘見前小枝拳

曲而不中徒勞巧匠之旁觀

莊子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

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韓文巧匠旁觀縮手袖間

每念食浮

禮記君子與其使食浮于

人也寧使人浮于食

倍成顏厚

尚書顏厚有怙怙詩顏之厚矣

此蓋伏遇某官直

方而大智勇且仁王曰惟爾君陳率由舊典

尚書王若曰君陳惟

爾令德孝恭又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

時則有若伊陟克對保衡

尚書在太戊時

則有若伊陟臣扈

積十年調鼎之功成四海覆盂之勢

史記滑稽傳連

四海之外以為席安於覆盂

豈謂魚潰之敵

潰音會散也左傳民逃其上曰潰後漢書劉陶

傳八方分崩中夏魚潰

尚為鼠竊之謀

叔孫通傳此特羣盜鼠竊狗偷

未煩十乘

之啓行已使隻輪之不返

竝見前

破竹數節之後當無留

難

杜預傳預伐吳眾議百年之寇未可盡剋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

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杜詩胡危命在破竹中

取果旬日之

間不妨持重

晉載記慕容農謂慕容垂曰取果于未熟與自落不過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

去遠矣北齊書陸法和傳侯景度江朱元英問法和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揀

自落檀越但待侯  
景熟何勞問也

願狗金城之略

趙充國傳願馳至

勿

貪石堡之功

新唐書王忠嗣傳帝方事石堡董延光建  
言請下石堡詔忠嗣分兵接應忠嗣出軍

而士無賞格李光弼入說曰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啓讒  
口有如不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

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于國吾忍以數萬人命易  
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不者

黔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  
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

復楚而泣請師勝於天定

史記伍子胥傳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伐崇而功因壘  
破人東坡詩人衆者勝天天定亦勝人

必以地降

詩與爾鈞援以爾臨衝以伐崇墉左傳文王  
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

復伐之因

如某者戰野非長

袁盎傳非有奇計  
攻城野戰之功銘

山猶勇

韓詩銘山子所工

觀我奇士極知東閭之多賢

見前裕乃

父功只頌西平之有子

柳河東平淮西雅王曰咨想裕乃父功昔我文祖惟西平是庸

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西平有子惟我有臣

代回鄒泉州

應龍

到任

宋史鄒應龍字景初邵武之泰寧人慶元二年進士

第一歷官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卒贈少保謚文清洪景廬夷堅志云泰寧鄒景初為士人時詣大乾廟焚香夢到一處拾錢錢堆撒滿地而才得二十五文而止意甚少傍人云邵武解額二十六名若更得一錢便為壓腳矣慶元乙卯秋試遂占第二說者曰此居二十十五人之上夢已驗矣次年春乃魁天下或者賀曰錢上有元字狀元之謂也君以壬辰生恰二十



五歲尤為的確神告他人不如是之切也鄒自書其事以告友人危微云又云慶元元年邵武軍秋試進士其春秋義第一篇題乃公會晉侯宋公云云公至自會考官懷安丞王遇得兩卷而解額有限但可取其一二乃攜示同院衆皆曰甲者詞意清快勝于次卷然不見公至自會之意于是寘乙選中及再讀乙策語犯廟諱乃黜乙取甲洎折封乙為李閔祖甲乃鄒應龍也鄒原名某乞夢于太乾廣祐王廟夢兩龍盤旋已騰上一龍背越前而出遂更名次年省闈莫子純冠首鄒居第二子純已有官遂升鄒為大魁泉州春秋七閩地泰閩中郡漢閩越國南朝置南安郡隋平陳廢郡屬泉州詳別見

執草東臺

六典唐龍朔二年改給事中為東臺舍人翰苑新書按類要云德宗寶錄上命盧杞為饒

州刺史給事中袁高宿直當草制遂執以謁宰相按此則給事直宿亦草制矣職林初察除毛友給事中制東臺論駁之司此言應龍由給事中

**憇崇南國**

憇音器息也本作憇

出守泉州也本傳不載亦史失之詩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憇詩序

**言求諸道駁正**

**之氣凜然**

尚書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白集除鄭覃制給事中之職凡制敕不便於時者得封奏

之刑獄有未合於惠斂一州牧御之材裕矣

韓文斂此大惠今施

理者得駁正之於一州後漢書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

**恭惟某官弘深而肅括明允**

**而篤誠**

俱見前

**魁下三台付榮進於素定**

宋史寧宗本紀慶元二年賜禮

部進士鄒應龍以下四百九十有九人及第出身

**胷中五色肯噤默以求容**

山谷

詩公有曾中五色線平生補袞用功深  
說文噤口閉也韓文既噤不得施用

名滿四海而守

之以謙

山谷詩名滿四海非真榮

忠結兩宮而退然不恃露門晚講

緝熙日月之光明

周書武帝建德三年正月朝羣臣露門蕭攝傳及攝入朝屬置露門學高

祖以攝為文學博士玉海沈重於露門館講論語詩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注緝熙光明也日就謂學之使每日有成就月將謂至于一月則有可行緝熙于光明言學作光明于彼有光明之人謂選擇賢中之賢乃從之學

天禁夕趨鼓舞風雷之號令

孫逖詩上林天禁裏王維詩夕奉天

書拜瑣闥揚子法言鼓萬物者其雷風乎

甚念含飴之樂

後漢書馬皇后紀含飴弄孫飴音怡

力抗陳情之章

晉書孝友傳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何氏改熙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

孝謹聞泰始初徵為太子洗馬以祖母  
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上疏陳情  
萬牛挽之晉不

回杜詩萬牛回首邱山重六鰲去而山為重列子龍伯之國有大

而連六鰲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于北極沈于大海前驅畫戟韋蘇州詩兵衛森畫戟出鎮

清源泉州唐天寶中為清源郡唐末閩王所據石晉時附南唐陞清源軍節度輿地紀勝清源洞在泉山

之顛謝履泉南詩閩嶺天南表清源第一州海道無虞雖京師蒙九里之潤

郭伋傳徵拜潁川太守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天子有詔

則刺史乃三公之儲韓文無疾其驅天子有詔後漢書尚書令僕出為郡守郡守入為三

公某風託同寮尤深贊慶周禮大行人慶賀以贊諸侯之喜注贊助也燭之

武老矣無能為矣一力謀歸

左傳燭之武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

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萬祈自重

見前

代回史吉州

定之

到任

吉州春秋百越地秦九江郡漢豫章郡吳分置廬陵

安城二郡隋廢二郡置吉州詳見後定之當是彌遠之族詳啓意可見

選侯相閱

韓文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功臣表積其功曰閱

作牧价藩

詩价人維藩箋价甲

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正義云价者甲之別名以其身被甲故稱甲人于周禮司馬之卿也以兵甲之

事國之所重且舉司馬以明六卿藩屏也

除目初傳道路知其辦治

姚合詩姚合詩

除目三年損道心張敞傳審如掾言武必辦治梁矣辦治猶言能治也尹賞傳四子皆至郡守皆尚威嚴有辦

治建牙伊始氣色益以精明

兵書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凡始豎牙必以剛日魏志

典韋初為張遼士屬趙寵牙門長吏莫能勝韋一手建之晉表宏祭牙文政建高牙烈烈桓桓宋王誕祭牙文敬建高牙顯茲威靈鄭鮮之祭牙文崇牙既建義鋒增厲後漢滕輔祭牙文敬建高牙神武攸託新唐書李光弼傳光弼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恭惟某官材應時須

晉書世既須才才應世至劉琨答盧諶書才生于世世實須才

孫逖行崔綸制名當歲調才應時須杜詩管葛亦時須又竇氏檢察應時須山谷詩持此應時須

美由

世濟

左傳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隨其名

疏廣與受早承給侍之恩

疏廣

傳廣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竝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南史朱

用爾作程孔愉傳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  
餘不亭見龍龜于路者買而放之龜中流左顧數四及  
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臥護虎城張良傳卧

陸倕教文太守薄德謀叨龜組而護之新  
唐書裴度傳為朕卧護北門可也郡志贛城舊名虔城  
宋紹興中有小警意虔字為虎頭或有以兆之乃改名  
贛東坡詩行看鳳尾詔却下虎頭州謂贛州也世選爾勞上固望象賢之美尚書

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又惟稽古崇德象賢皇揆余虔公肯孤熊夢之邦騷離

皇覽揆余于初虔兮詩吉夢維何建牙云初條詳上交口

維熊維羆又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然注飽貌佩璐潤身說文璐玉

相慶恭惟某官麋珠果腹莊子腹猶果素所自期豈止二中而四下

也楚辭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璐音路

見於歷試真覺一洗而萬空

杜詩一洗萬空凡馬空

甫畢素冠

詩

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

聿來朱紱

李詩朱紱白銀章杜詩朱紱有哀憐又聞君已朱紱

即家

以拜

龔勝傳即拜勝為講學祭酒師古曰就其家而拜之趙充國傳即拜酒泉太守辛武賢為破羌將軍

得郡也榮

東坡詩得郡書生榮還家昔人重

清冰在壺決不作繭絲之

計

選詩清如玉壺冰杜詩炯然一段清冰出萬壑置之迎風寒露之玉壺國語以為繭絲乎注繭絲賦稅

丹砂點鐵復何憂薤本之強

山谷與洪駒父書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

雖取古人之陳言入于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龐參傳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參思其微意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歎息而



還東坡詩拔薤已  
觀賢守政詳見前

若作霖雨則無怨咨之民

尚書小民惟曰怨咨

如臨父母則有慘怛之愛

帝紀君者心也民猶父母武帝紀君者心也民猶父母武

體傷則心慘怛惜亦作慘

惠而好我

詩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注惠愛也性仁愛而又好我者與我相

攜持同道而去

更以贈君

山谷詩君家所有更贈君

願觀清白之子孫

楊震傳子

孫常蔬食步行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大慰華

巔之父老

新序齊宣王對閭邱印曰士亦華髮墮顛而後不用耳蔡邕傳華顛胡老注顛頂也謂白

首也崔駰傳唐且華顛而悟秦甘羅童牙而報趙

空峒日麗姑暫歌桂子之香

崆峒山在贛州南六十里章貢二水夾以北馳唐十道記其顛有湖湖有鴈陂底人或動之風雨立至方輿勝

覽崆山在州南二十里南康記山出空青因以名之或呼為崆峒山多林木果實蓋州治地脉之母也東坡詩

日麗崆峒曉閭闔天開即歸報麥岐之熟說文閭闔天門也楚人名

風酣章貢秋閭闔徐曰按楚辭叫帝閭使開闔兮倚閭闔而望予潘岳賦夢良人兮來遊若閭闔兮洞開此則通名為

閭闔今人但指天門誤矣張堪傳堪為漁陽太守民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某罔

功分閭謝安傳贊任總中臺效章分閭有幸卜鄰左傳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

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隣是卜二三子先卜隣矣杜詩李邕求識面

王翰願屬州之得陽公同業也同道也昌黎送何堅序堅以進士舉於

卜隣吾為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為博士堅為生生博士為同道同業也同道也於其不得願而歸其可無言耶堅道

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道於湖  
南為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  
便道而至滕閣為記之

為賦之

昌黎滕王閣記愈少時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  
滕王閣獨為第一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

道取疾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太原王公  
觀察江南西道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竊喜載名  
其上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  
登望之樂雖老矣尚能為公賦之

### 謝解任

太守解任謝丞相

權武岡軍

補上佐以罔功叨書下考

前見

攝邊城而非據又遂合符

易非所據而據焉蔡謨傳昔階謬思蒙忝非據傳變傳  
郡將范津名知人舉變孝廉及津為漢陽與變交代合

符而去鄉  
邦榮之

虔控謝於大鈞併修辭於小櫝

見前

伏念某至

愚不肖多病早衰壯不如人紛兩髦之已雪

說文髦髮也詩髦彼

兩髦毛傳髦者髮至耆禮記脫髦注幼時剪髮為之至

年長垂著兩邊髦然也宋璟致仕表霜毫在頸雪刺滿

頭杜詩鬢髮還應雪滿頭

老而無子寒百念以成冰

左傳小人老而無子知擗于溝

壑矣徒依突兀之萬間

杜詩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嗚呼何時眼前突兀

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尚獲翱翔於半刺

杜詩半刺已翱翔

夜聽統如

之五鼓頗似官蛙

鄭攸傳攸守吳郡刑政清明後攝疾去百姓數千人畱牽攸船不得進攸

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畱謝令推不去晉惠帝紀嘗在華林園聞

蝦蟇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

曉聞欸乃之一

聲便如野鹿

柳詩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煙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山谷

云欸乃湖中節歌聲音襖靄項氏家說云劉蛻文集有湖中靄迺歌劉言史瀟湘詩有閑歌暖迺深峽裏元次山有湖南欸乃歌三者皆一事但用字異爾欸本音哀亦作上聲讀後人因柳子厚集中有注字云一本作襖靄遂欲音欸為襖音乃為靄不知彼注自謂別本作襖靄非謂欸乃當音襖靄也山谷不加深考從而實之是特未見劉蛻劉言史之詩爾莊子上如標枝民如野鹿張籍寄紫閣隱者詩野鹿伴茅屋秋猿守栗林

偶

挈瓶之缺守

左傳雖有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注瓶汲水器也喻小智為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陸

機賦患挈瓶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餅小器也

暫越俎以代庖敢言田里便無

於歎愁

俱見前

似覺蠻貊可行其忠信淺有蒲蓮深有葭

葦

昌黎鄆州谿堂詩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

小不虺蜮

大不鯨鯢

河東武岡銘序我老洎幼由公之仁小不為虺蜮大不為鯨鯢思重事持不遁而遠莫可

追胡瞻爾庭人固疑其鶉突

詩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鶉突今莊子未嘗好田而

鶉生于突郭璞云鶉鶉之屬也

此非子坐自亦愧於象環

史記仲尼弟子傳孔子既

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

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  
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禮記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  
組綬注象有文理者也環取可循而無窮疏孔子以象  
牙為環廣五寸以綦組為綬也所以然者失魯司寇故  
謙不復佩德佩及事佩示已無德事也佩象環者象牙  
有文理言已有文章也而為環者示已文教所循環無  
窮也

幸新尹之鼎來許陳人之屏退

俱見前

竹齋藥竈尚堪

清風明月之分

少陵寄高使君適岑長史參詩豈異神  
德宅俱兼山水鄉竹齋燒藥竈花嶼讀

書牀餘

桂棹蘭舟已夢秋水長天之共

楚辭桂棹兮蘭  
枻斷水兮積雪

見前

劉綺莊詩桂楫木蘭舟風江竹箭流曾子固詩從此七  
橋風與月夢魂長到木蘭舟王勃滕王閣詩序落霞與  
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滿秩雖無於多日庇身尚假於一雲

任彦

昇牋徒生之倫庇身有地  
杜詩四海八荒同一雲

恭惟某官直大以方清和而

任天以寧皇同符於孝祖

寧皇謂寧宗孝祖謂孝宗揚雄甘泉賦同符三皇馬援傳

同符高祖帝賚我公濟美於越王

尚書夢帝賚予良弼宋史史浩傳紹興三十二年立

建王為皇太子浩除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孝宗受禪遂以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知制誥隆興元年拜尚書右僕射淳熙初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五年復為右丞相十年請光除太保致仕封魏國公光宗即位進太師紹熙五年薨封會稽郡王寧宗登極

繼自今文子文孫

宜用汝作霖雨

尚書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人之

乃立太師

太傳真於我如浮雲

宋史史彌遠傳寧宗崩推立理宗於是拜太師依前右丞相兼樞密



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  
風霆流行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福遂及於容容

漢書白璧不可

為容容  
多後福

考亦書於下下某自非水石亦有肺腸

詩目有肺腸俾

民卒狂正義云肺腸五臟之物言之以表  
其心元氏長慶集忝非木石粗有肺肝

烏獲力足為

器足施維其時矣伯樂過不睨遇不顧亦有命焉

俱見前

四六標準卷五